

五、六氏先生遇害

明治 29 年（1896）1 月 3 日，一通緊急電報讓伊澤大驚失色。據聞去年 12 月 31 日，土匪出征如潮水般湧向臺北城周邊，在觀音山、大屯山一帶山區燃起狼煙，相互告知其所在位置，接著進逼臺北城。

總督天子腳下的亂事，可以想像學務部自然也難以倖免。伊澤在東京接獲電報後，才得知六氏先生遇害的消息，就如〈臺灣教育今昔之感〉中所記載的一樣哭了一整晚，¹後來伊澤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激動地談論起他們。《教界周遊前記》中，最為熱情的就是「芝山巖的殉國者」這一節：

我所想像的事態不幸發生了。我的屬下，六名教育者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中島長吉、桂金太郎、井原順之助、平井數馬及一名僕人，在並枕而眠時遭暴徒殺害，是最為悲慘之事。那是 29 年（1896）1 月 1 日所發生的。可能會是這樣的結局，也是我在渡臺之初就有心理準備的。當時我們談好的要點，就是我們作為教育者，既然前往兵兇戰危的新領土赴任，就是為了國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而我等若殉於國難，亦可成為對臺灣

1 鳥居兼文編輯（1932）。一二 臺灣教育に對する今昔の感。頁 71。

人民具體宣示身為日本國民之精神者。他日他人踏上教壇，亦可以此案例作為日本人「殺身以成仁」的模範。且各位身為帝國臣民，絕不可因利害關係而顛倒是非，我們日本人自古以來便謹守正義，以完備身為國民之道。故其死亡備極哀榮，早已有犧牲生命在所不惜的覺悟，六氏忠君愛國精神之高潔，相信足以使聽者感動不已。後來經過調查，得知六氏先生其實有充分的時間得以逃難，土匪來襲之事，地方仕紳早在數日前已知悉，事件前日，即 28 年（1895）12 月 31 日，潘姓仕紳曾設宴招待六氏，在席上曾如諷刺一般地給予忠告：各位若留在此處恐將遭遇不測，儘速返回總督府較佳。

然而樞取等人表示：「非常感謝仕紳的好意，但平常都以『日本人為義一死在所不辭』的精神教育各位的子弟，若土匪攻來，身為教育者教導子弟是非曲直，自然對臣民之正道必須以身作則。若因狀況危急便逃往臺北，不僅是破壞我們的原則且等於教導各位的子弟對事虛偽以對。因此表示儘管知道可能會就此殉職，也絕不能因此就逃回臺北。」

六氏終於在新領土臺灣，迎接了（明治）29 年（1896）的元旦。相偕準備前往總督府致賀詞，於 1 月 1 日出發至淡水河畔準備乘船，但當日卻沒有渡船，沒人載他們過河，只好折返回芝山巖。但這實在是上天注定，如果他們搭到渡船前往臺北，就可以倖免於難。若回芝

山巖，已有各方土匪攻來，駐守當地的憲兵亦一度試圖防禦，並準備若無力防禦便撤回臺北。六氏正在考慮如何是好，而樺取等六氏決定先回到芝山巖，在考慮接下來種種對策之間，土匪攻了過來，但其實當時仍有路可逃，若往傳習所後方避難即可。但六氏卻爲了勸說他們而從正面道路下山。當時六氏手上所擁有的武器，並沒有大砲，僅有三千年來所淬練的日本刀。對來襲的土匪勸誡大是大非，其凜然之精神，連土匪都可能產生敬畏之情而退去。但就在六氏勇敢地返回芝山巖途中，田埂上的竹叢中突然傳出槍響，六氏先生就此殉節。

伊澤返臺後，才聽說如此悲壯的事件。他表示：

以六氏先生平生的精神，確實無論如何都願意如此犧牲。

看到「芝山巖的殉國者」，我們可以確實地感受到伊澤的悲痛。六氏遇難後，受伊澤之邀渡臺的本田茂吉如此敘述六氏追悼會上的伊澤：

三十年前，我受先生之邀前往赴任的船上，想到可能爲國犧牲，也是心亂如麻。航行在海上時，想起故人的英靈也感慨萬千。且正是當時的學務部代理部長伊澤先生使這場追悼會成爲我熱情的原動力。先生的行動，就

是我對這場追悼會感動的由來。就如讀孝子十二郎傳，及諸葛亮出師表不落淚者不忠不孝一般，實際看過看到先生在追悼會上的樣子，就能體會到不落淚者真的可說不是人。一週年忌日時，伊澤先生依然哭著悼念他們，在場者無不動容（臺灣教育 芝山巖三十年祭紀念號）

看到這段文章，往日情景彷彿歷歷在目，讀來令人感動不已。芝山巖對伊澤而言，是終其一生全心投入的教育基地。每年的芝山巖紀念日，也是伊澤回想一生最重要的日子，關於此事，往後再詳述。